

图书馆学情报学丛稿

A Collection of Work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周文骏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前言：三十年纪录

《图书馆学情报学丛稿》是我个人的文集，收有文章 61 篇，除 1 篇外，都是在改革开放 30 年间完成的。其中与人合作者 5 篇。文集内容以讨论图书馆学为主，也包括情报学、目录学和文献学等方面的篇章。全书各篇按专题集中，依次是革命导师论图书情报工作、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和研究进展、图书馆学教育、情报学、目录学和文献学、图书馆学工具书和期刊、各种序言和从业感怀等，每个专题中的文章大致按发表或成稿先后排列。

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方针指导下，图书馆事业建设迅速步入欣欣向荣的历史新时期，为广大的图书馆事业建设者提供了空前广阔的服务天地，而我个人也因此获得了相对安稳、平静和单纯的生活新方式。在此时期我所写的文章，大多与筹办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点和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编写本科、研究生教材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部分）等大型工具书，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访问台湾学术交流等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与亲身实践结合在一起。《图书馆学情报学丛稿》便是关于我学习、研究和工作的一份真实记录，一份平平常常的人生记录。

改革开放的 30 年过得真快，过得太快，不知不觉间我已垂垂老矣！我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也觉得有点累。面对未来，是老当益壮继续交流共享的方向，还是放下承担打造感悟和谐的晚年？不过无论何种选择，我都会张开双臂拥抱人类社会最具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图书馆事业，拥抱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回顾过去的日子，我感谢我的家人、老师、读者、编者、合作者、评论者，以及所有朋友和同道的鼓励、鞭策和祝福。

这本集子得以问世是和周庆山、杨晓骏、何沁、王益明、董小英、邹永利、沈振辉等人包括经费在内的全面支持，王益明伴随出版全过程的收集、选稿、校读、编纂等工作，以及国图出版社王涛和杨璇编辑的精心加工分不开的。我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周文骏

2010 年 10 月 29 日

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论图书馆工作	1
革命导师与情报工作	7
马克思,恩格斯与图书馆事业——文献举要	11
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用、体系和发展	17
图书馆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25
转型时期的图书馆:从萎缩到发展	28
前进中的中国高校图书馆	34
高等院校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38
网络化是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必由之路	44
图书馆工作四题	49
从图书馆是有机体说起	54
“图书馆管理”随想	57
交流合作 共同前进	
——建议规范图书馆学名词术语和探索图书馆学概念范畴体系	64
中国台湾的图书馆事业:统计、教育与研究	68
访台散记	74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78
概论图书馆学	85
图书馆学的对象和任务	97
图书馆学	107
迎接图书馆学发展的新时期	123

“马太效应”与文献交流	296
书史研究浅议	298
《图书馆学情报学词典》前言	304
第三次上大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编后漫笔	307
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项基础工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编辑工作简介	311
图书馆学刊物的四个面向	
——在《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17
老读者的心声	319
我心目中的《中国图书馆学报》	322
《西方图书馆史》序	325
《文献学概论》序	326
《文献信息学引论》序	328
《怎样当好馆长》序言	330
《信息交流与现代图书馆系统》序	332
《图书馆学概论》序	334
《现代索引文摘法》序	336
《图书馆使命与文化视野》序	339
生命的航标	
——我与图书馆	342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345
五十年从业感怀	349
什么是图书馆？怎么研究图书馆学？	
——我的学习体会	355

马克思恩格斯论图书馆工作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战斗的一生中,曾经访问过各国许多著名的图书馆。他们在图书馆中收集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工作,许多经典著作的问世,都是和图书馆所提供的条件分不开的。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善于利用图书馆,而且还对图书馆事业提出一系列创造性的见解和理论,亲自从事图书馆的某些工作。

革命导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图书馆学遗产。我在学习这些遗产的过程中,做了一些笔记。现将笔记中马克思、恩格斯关心图书馆工作,利用书目和编制书目,提供图书分类理论基础等问题的有关材料连缀成文,为有志于研究这个课题的同志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

一、关心图书馆工作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图书馆工作的论述,可以上溯到对于工人阶级文化教育的关怀。这种关怀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

被列宁誉为“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的不朽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满腔热情地第一次赞扬了无产阶级的阅览室。“这些时合时分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在这里,孩子们受到了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里去阅览,并讨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问题”。^①

这里不仅是由衷的赞扬,并且也是对各工人派别阅览室任务与作用的最精炼的概括。恩格斯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阅览室是提高工人知识水平的工具,摆脱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的手段,讨论和工人阶级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问题的论坛。

恩格斯在记述这些阅览室的生气勃勃的活动时又写道:“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2卷第527—529页

的演讲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①他对工人读者的阅读倾向与兴趣作了深刻的分析,并以自豪的口吻指出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的著作,雪莱、拜伦的著作,“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也几乎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在恩格斯的笔下,工人读者无愧为人类进步文化的真正主人,他们的阅读倾向是进步的、革命的,阅读兴趣是健康的、广泛的。

当他把工人读者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图书馆的名副其实的主人翁加以赞美时,并没有忘记对当时英国资产阶级读者阅读兴趣的本质的揭露:“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②

恩格斯就是这样来论述英国 19 世纪 40 年代无产阶级阅览室的任务与作用,并对工人群众与资产者的阅读倾向与兴趣作了阶级分析和对比。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遗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之一。

1880 年马克思为法国工人党编写《工人调查表》,目的是搞清城乡男女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的经济、体力、智力和道德等条件;揭露剥削工人阶级的各种形式和方法;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根据确切的事实材料来领导工人运动。其中包括:

“二、(11)有没有为在你的工业部门劳动的童工和少年工人设立学校?如果有,那么一天中哪些时间孩子们是在学校度过的?他们学习些什么?

.....

三、(24)请说明下列日用品必需的价格。

.....

(d)其他开支:如邮费,还债和付给当铺的保管费;孩子在学校学习的各种开支,学费、买报、买书等等.....”^③

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广大工人群众阅读问题的关怀是和发展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二、利用书目和编制书目

书目是开展图书情报工作不可缺少的工具。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利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 2 卷第 527—529 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 19 卷第 252—255 页

和编制书目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总是利用书目收集资料。1876年马克思写信给佐尔格,为了写《资本论》,打算研究英国农业,土地关系和信贷方面的资料,请他寄来这方面问题的书目。

对于恩格斯来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利用书目来宣传马克思的著作。他是马克思著作目录的第一位编写者。

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提供了马克思在该报上所发表的论文的最宝贵的书目材料。但这还不是典型的书目形式。称得上马克思出版著作的最完全的目录是《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的后半部分。

这个目录包括马克思开始(1842)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起,直至《资本论》第二卷止的一段时期。

这个目录没有把每种著作的名称列举出来,而是采用了叙述的形式,以日期排列先后次序。在一个时期中又往往以著作所发表的刊物名称为标目。著录事项计有:著作发表的期刊名称、论文题目、著者(合著、是否署名)、出版地、版次、文种、最新版本、出版情况(如正在印刷中,将在××年问世等)。

这个目录不仅反映了马克思在那个时期写了些什么,并且还介绍了创作活动,预告了出版消息。这对于宣传马克思的创作活动和著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为以后编纂马克思的书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成为判明马克思遗著的最可靠的根据。

为了写作《卡尔·马克思》一文,恩格斯又为马克思开列了另一个书目^①,共计二十三项,这是一份典型的书单,每条款目分别排列,并编有序号,著录较前一个目录简单。

1889年,恩格斯也为自己编制著作目录,1892年又加以补充。^②

恩格斯的功绩不仅在于最早用书目形式宣传马克思著作,并为个人著作目录的编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三、科学分类——为图书分类奠定基础^③

图书分类是图书情报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它为整理大批图书情报,分析和综合图书情报内容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22卷第727—7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22卷第731—733页

③ 参考《图书馆书目分类法史略》俄文本下册,第8—16页,1959年

传统的分类方法是以科学分类为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分类的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为以后图书分类方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以这样说,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和他们18世纪的先驱者一样,对科学分类不是以对象本身最基本的属性,而是以次要的,在很多情况下是以人为的标志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先验主义的方法。恩格斯指出:“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类理论与此相反,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恩格斯在1858年就开始注意科学分类的问题。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那时三十年来自然科学的情况,特别是对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并且揭示了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及其转化:“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比如经过摩擦)转化为热,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和力,化学亲和力转化为电(比如在伏特电堆中),电转化为磁。”^②初次提了科学分类要注意按照对象本身的运动形式的观点。

1873年5月30日在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又明确地提出了自然科学的任务是要研究物体的运动形式,并且认为各门科学应按照物体运动形式从最低级最简单到较高级较复杂的发展顺序来排列。他列举出各门科学的顺序是这样的:机械运动,本义上的物理学,化学和有机体。

对于以上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概括成:“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在这里。”^③这里强调了科学分类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有客观依据的,其先后排列,必须是各种运动形式本身所固有的次序。

因此,各门科学在分类体系中的序列是与物体运动形式的自然发展相符合的。恩格斯把这一点也同时看成是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历史,即科学的顺序发展相一致的。当然,这种认识是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完成的:“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又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20卷第1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29卷第3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20卷第593页

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①

恩格斯并且又认为科学分类的序列也是和自然界本身的发展相吻合的。他把自然界的发展区分成三大认识领域,并指出相应的三类学科。第一类是指研究非生物界以及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一切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包括研究生物机体的那些科学。第三类是指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②

综上所述,恩格斯的科学分类理论是建立在物体运动的各种形式及其内部固有的次序,人类对整个自然界认识的历史(科学的发展)和整个自然界本身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对于解决社会科学分类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这种相互联系所反映的各门社会科学的特性。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有可能将各门社会科学排列成从一般过渡到个别,从低级过渡到高级的顺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因此,我们应首先列出反映经济基础的科学,其次是政治、法律以及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分类的理论是图书分类工作的指导思想。他们拟定的科学分类的体系,为我们在编制图书分类表中形成整个体系,特别是确立基本部类、大类及其序列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我们类分图书确立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图书的科学内容归类。当然,科学分类的体系不等同于图书分类表的体系。在图书分类表中还要列入某些由于宣传教育任务的需要以及图书体制和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20卷第5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20卷第95—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13卷第8页

马克思,恩格斯与图书馆事业——文献举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学习、研究和工作时,经常使用各种图书资料。他们的许多光辉著作,例如《资本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都是和使用图书馆的丰富图书资料分不开的。他们不仅熟悉图书馆,懂得图书馆业务,关怀图书馆事业,而且还了解图书资料工作者的心愿。他们曾撰写过不少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论文,发表过有关演说。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留下的丰富的图书馆学遗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宝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来学习和掌握革命导师与图书馆事业有关的文献,就是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训,结合我国的实际,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图书资料事业、促使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革命导师与图书馆事业的文献,是指以下两个方面:

(一)革命导师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著作,其中包括论文、报告、书信、签署和修改过的文件、意见等。

(二)研究革命导师关于图书馆事业的材料,其中包括论文、回忆录、年表、大事记、私人图书馆藏书、图书馆记录(读者证、借书单等)、照片等。

1949年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著作,纷纷介绍到我国,广大的图书资料工作者,也开始以革命导师与图书馆事业为对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两方面的活动都是卓有成效的,已经获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积累了不少的文献资料,涌现了一批热心的作者。这是三十多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研究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明显的基本标志。认识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近来,在个别总结我国图书馆学三十年发展历史的文章中,竟把革命导师与图书馆的介绍和研究,纯粹看成是一个图书馆学书籍的翻译问题,这是很不妥当的。我认为,革命导师关于图书馆事业的光辉思想和不朽著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不能忽视它的指导作用。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毕竟是初步的,与我国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著作还有许多没有翻译或介绍过来,国外的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还没有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国内的研

续表

日期	摘要
1852 年 2 月	马克思生活很艰苦窘迫,不得不把衣服送进当铺,因此不能去博物馆读书。
1952 年 7 月—8 月	马克思恢复在大英博物馆的研究工作。
1853 年 6 月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为自己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收集资料。
1854 年 8 月—12 月初	马克思继续在大英博物馆研究西班牙历史。
1855 年 6 月 27 日—7 月 3 日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为恩格斯收集有关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军队的材料。
1856 年 2 月—4 月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研究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外交文件和抨击性著作。
1856 年 2 月底—3 月上半月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研究斯拉夫民族历史方面的书籍。
1857 年 6 月—1858 年 2 月	马克思为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条目,在大英博物馆里进行大量收集资料的工作。
1858 年 6 月上半月	马克思为他在 1857 年 8 月和 1858 年 6 月之间所写的经济学手稿编制索引。
1859 年 2 月 28 日—12 月	为整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马克思继续在大英博物馆里研究英、法、意等国家经济学家的著作。
1860 年 1 月—2 月初	马克思继续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经常到大英博物馆去做研究工作。
1863 年 3 月—7 月	马克思长期在大英博物馆进行写作。
1865 年 12 月	马克思为深入研究地租问题,在大英博物馆研究有关农业情况,尤其是农业化学的著作。
1873 年 7 月	马克思不顾医生的禁止,继续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中进行工作。
1873 年 11 月 15 日左右	马克思把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几个分册赠送给大英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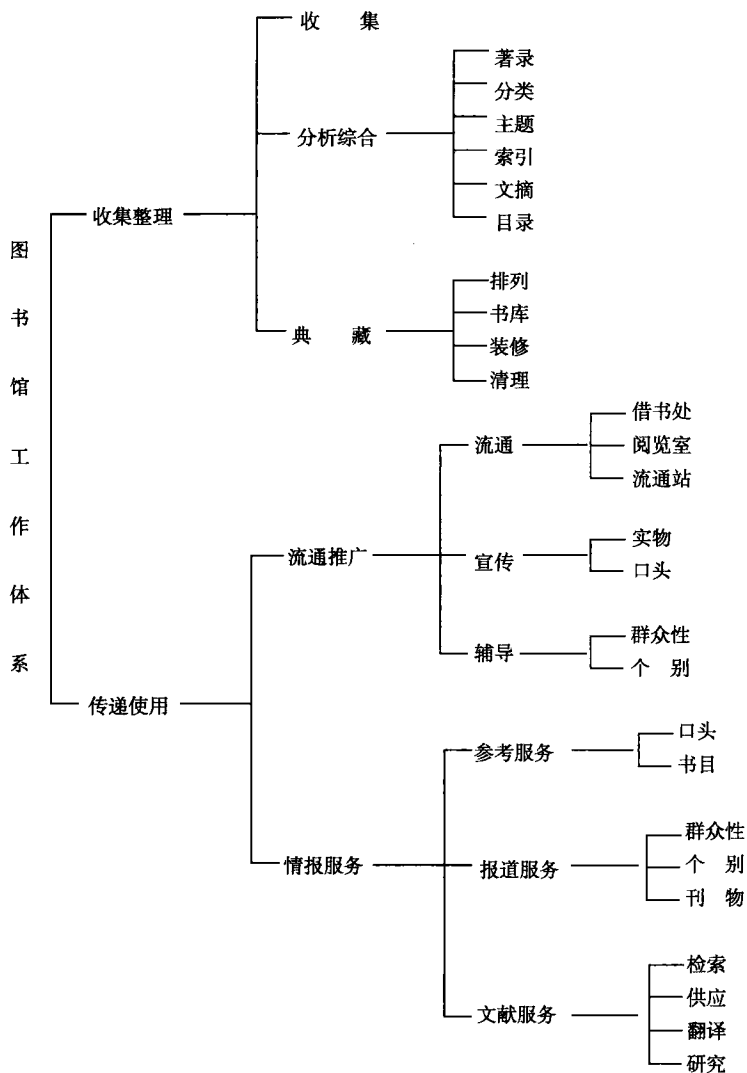


图 1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从历史转向现实。那么,当前的图书馆工作体系是怎样的呢?

我们认为图书馆工作整个体系由收集整理和传递使用两大系统组成,已列表介绍如前:

这两大系统是图书馆工作的基本部分,可以叫做图书馆基本业务工作。各个业务环节互相衔接,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反映了当前我国图书馆工作的规模与内容。

这个工作体系是围绕着传递图书情报作用而展开的。为了传递图书情报,必须收集文献资料,以奠定传递工作的物质基础;为了能把文献资料中的情报广泛地、深入地揭示出来,传递出去,就必须对其内容与形式作分析综合处理;为了多次重复传递,就必须对文献资料加以管理和典藏;传递的接受者是广大的读者,他们对图书情报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图书馆就要相应地开展流通、宣传、辅导、参考、报道、检索和研究等各项业务,为他们获取和利用图书情报提供方便的条件。这样,图书馆工作就和读者发生直接联系,广泛地影响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总之,图书馆任何一项业务工作都是紧密地和图书情报的传递作用联系在一起并为其所制约的。

这个工作体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两大系统各自处于这个体系的重要地位。它们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传递使用是收集整理的前提,没有前者,也就不必有后者,收集整理是传递使用的条件,没有前者,后者就不可能存在。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互相矛盾。矛盾双方的发展是图书馆工作体系发展的一种内部动力。

这个体系是一个独立的但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和某些工作,主要是情报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的关系,人们有着多种看法,基本上有两类:

1. 这两种工作基本相同。这里指基本作用,工作内容和范围大体一致。但目前仍然有些差别,表现在:(1)文摘索引的编制,翻译,情报研究等业务,在我国通常多由情报工作部门担负。(2)情报工作中比较多地使用了非正式出版物,尤其是一些特种科技文献。(3)图书馆工作较多地传递书目情报,情报工作则除了书目情报,还注意宣传实物情报。(4)情报工作较早引进了现代化技术装备。但这些差别并非本质的,更不是绝对的。大多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因此,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在同一地区,两者应根据文献资料、干部队伍、技术装备等条件,分工协作,统一安排。

2. 这两种工作基本不同。把图书馆工作看成是管理图书资料的事务,主要任务是保存。从这个观点出发,甚至认为图书馆工作是情报工作的后勤部门,要为情报工作服务。服务是应该的,但据此就认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则是片面的。实际上也等于没有全面认识情报工作,可能是把部分业务,例如机器翻译、情报研究等误认为情报工作的全部了。

我看,第一种看法比较有说服力,比较现实一点。特别在我国,历史上图书馆一直是传递图书情报的一支劲旅,目前仍然保持有比较深厚和坚实的工作基础。

两个条件就愈加充分。

不妨这样来理解,图书馆一方面是图书情报的吸收源,收集图书情报是作为吸收源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又是图书情报的发生源,向读者提供图书情报是作为发生源的主要手段。图书馆从收集图书情报到提供图书情报,是一个图书情报交流和传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图书情报检索的过程。

作为图书情报交流和检索过程的图书馆工作,能够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广泛的战略情报、技术情报和经济管理情报,正在起着情报中心的作用。1921年列宁在强调情报中心的重要作用时指出:没有情报中心,就好像没有眼睛、耳朵和双手。^①这个比喻多么恰当和形象,没有高效率的图书情报工作,我们就看不清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听不见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摸不着科学技术跳动的脉搏。

据一些专家估计,目前我国科研人员在工作中要用三分之一或更多一些的时间来查找图书资料,或者可以这样说,等于有三分之一的科研人员在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加之技术落后,效率很低,大大影响了科研工作的进展。图书馆通过图书资料的收集、加工、存贮和提供,可以在节约科研人员的时间与精力方面起很大的作用,可以把大批的科研人员从收集、查找图书资料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无形中把现有科研人员的人数扩大了许多倍,把主要科研劳动时间增加了许多倍。

不难看出,图书馆工作包含有科学研究工作的前期劳动,图书馆工作的效率,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无疑是社会科学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上所述,图书馆的主要作用是参与图书资料的分配而使之成为读者所共享,普及和提高人民教育,提高科学研究工作的效率,增强社会的科学能力。说得更概括一些:图书馆的作用是将一种重要的国家资源图书情报,转化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力量和财富。

(原载《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专刊》1981年5期)

^① 参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3卷,第118页

前进中的中国高校图书馆

中国的图书馆源远流长,其中学校图书馆也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王朝许多政府藏书机构,如秘书监、国子监以及一些馆阁,均具有学校图书馆的教育性质。唐代开始的书院藏书,发展于宋代,盛行于明、清,专门供书院生徒使用,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学校图书馆的先河。中国近代高校图书馆则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例如1894年创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1895年创立的北洋西学堂图书馆,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等就是最早的一批。

随着高等学校的兴办,高校图书馆事业也得到了应有的进步,但真正的大发展时期,却是从1949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高校图书馆事业建设提供了最良好的条件。到了1956年,全国已拥有高校图书馆212所,藏书3728万册,工作人员3568人。到了1981年,中间虽然经过十年的动乱,全国高校图书馆还是达到675所,藏书一亿九千万册,工作人员17297人。再经过三年,到1984年5月,全国高校图书馆增加到753所,藏书约二亿五千万册,工作人员24292人。其中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规模为最大,藏书350万余册,工作人员近二百名。藏书超过二百万册的还有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六所。

1981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高教(教育)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教育厅(局)及一百三十多所高校图书馆的代表,共二百多人参加。在这次盛大的工作会议上,讨论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并由教育部正式颁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高校图书馆工作的第一个正式的法规性文件。在这个“条例”中明确指出高校图书馆的性质“是学校的图书资料中心,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它的工作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领导体制和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经费、馆舍、设备等,在“条例”中也都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这次大会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经过与会者充分酝酿和讨论,教育部决定成立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来主管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教育部关于成立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的通知中规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

在全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在它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仍然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由于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图书馆也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种改革涉及广泛的领域与不同的层次,其中包括对高校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各馆领导体制的改革,各项业务工作的改革,以及对高校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的更加深入的认识。

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事业是一项既古老又年轻的事业。古老标志着有光辉的过去,年轻意味着有锦绣的前程。我们不忘记过去,但更向往着未来。

(本文为庆贺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 P. B. Mangla 教授六十华诞而作,由丁学东同志译为英文,载《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第一卷,1997, New Delhi)

的基础上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进行的。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使得网络建设突飞猛进,形成比任何时期都更具广泛性、普及性、技术性和更具效率的信息系统。

着眼于技术,图书馆工作自动化与网络建设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图书馆计算机集成系统管理是网络建设的必备条件之一。目前,中国已有不少高等院校图书馆借助计算机技术,部分地或全部地实现了自动化作业,取得可喜的成绩,但从总体水平看,仍有待于提高。图书馆工作全面自动化,仍需作很多的努力。普及自动化在高等院校图书馆事业建设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假如说,馆内计算机集成系统体现出的馆内计算机网络是高等院校图书馆事业网络建设的起点,那么其与校园网的联网,通过校园网与地区图书馆网联网,或直接与地区图书馆联网,进而还可与省内或邻近省的 CERNET 布点联网,最后通过 CERNET 与 Internet 联网,便可视为是一种可能选择的网络化进程。从中可以看出,它是世界信息网络体系中的一个子网。

网络建设是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建网工程涉及硬件、软件和信息资源等重要方面,所以必须采取通力合作的方式,而图书馆自身应该着力于信息资源的准备与组织,包括最终达到文献资源的数字化。

四

人才是高等院校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图书馆人才的素质决定着事业建设的成败或前进的速度。

高等院校图书馆人才素质,比之于其他系统图书馆,无疑是属于上乘的,但仍不能满足新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素质是把外界获得的经验、理念、知识和技能等内化于人的身心,积淀、升华、铸造成为稳定的品质和素养。图书馆人才素质主要表现为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文化素质。

政治素质集中体现在人生的价值取向。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不仅使其脱离个人的狭隘利益,而且成为追求社会利益、群众利益而奉献青春的强大动力,从而保证了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正确方向,图书馆工作也愈来愈取得社会各界的信赖。

业务素质主要指知识和技能。图书馆工作者必须对图书馆学、目录学、情报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有很好的掌握,并善于组织和应用计算机